



這件由野外雜誌社、奇萊山友、恒星體育會和山一會合辦的賽事，不！其實是健行而已。

後來雖然也帶上點競賽的味兒，亦屬友誼式的競爭，但它所受到的注意程度，卻大出主辦者的估計，原定限額二百人，五日的下午才將

票子分配給票站，不過兩個鐘頭，全部的位子都給掃清了，臨時增加名額五十個，也遠遠不敷所需，以致渴望一展身手的人，只好千辛萬苦自籌交通趕往發點，這個人數大約有二百九十名，兩項加起來，便是五百餘之數，相信

那些由於解決不了交通問題而放棄前往的，以及趕不上時間而至人去路空的，尚是個不小的未知之數呢！



上個月八日晚上，八點鐘過後不久，北潭涌萬宜淡水湖的進口位置，也就是剛闢成不久的麥理浩徑的起點，昏暗濛朧的天幕，將遠處的微光反射過來，照得地面僅可看到點事物的影子。週圍沉靜無聲，這地方，這時刻，從來是闔無一人，一片死寂，然而今晚情形卻大有不同了。

先就有人亮起了燈，跟着一條寫有「麥理浩徑走」的紅色橫幅高懸。呀！原來旅行界的一項盛舉，一個登山健兒們的嚴酷挑戰，還有望華人能夠打破兩位英軍創下本徑長走紀錄的那份心情，都歸結到一個焦點，第一屆公開的麥理浩徑走將要舉行。

家禁不住息話聆聽，這樣的一個安排，確實起了減輕大戰前緊張氣氛的作用。

漁農處助理處長呂偉思將隊旗交給領導征途的陳志安，一聲哨響，就像急流驟起，還不到兩分鐘，現場便剩下一班執拾餘物的工人人員，除了遠處傳來人聲和手電筒的光點，連最近的背影也看不清了，時間是九時二十分。

講配備，有背負大鐵架背囊，腳穿鋼牙登山鞋，揮動手杖，儼然是個征服雪山的英雄。

也有一手抓着航空袋，一手提錄音機，樂聲震天，似乎在作週末漫步。我聽不到誰位小姐高跟鞋的咯咯聲，但拍撻着拖鞋而進者確實有好幾位。有的人四大皆空，孤軍冒進，扮演着孤膽英雄的角色，或許有戰友代背包裝，要是失散了又如何呢？真是天曉得！父親領着一男二女共三個小童，行色匆匆隨着人流邁向那渺無邊際的前途，心中不知作何打算。

總之，這不是整齊劃一的隊伍，參加者來自各方，沒有年齡和性別的限制，也不經過身體上的檢查，只籠統的要求人們注意行程艱苦，不可輕率參加，然而行山活動這樁事，近來極為普遍，隊方既沒定出正式的規矩，那麼參加的機會人人均等，大不了走他一段半程，也算個交代，萬一跑出個滿貫，難免在友輩中贏得「鐵腿」的威名。有誰敢說他的身體不中用，站在舉辦者的立場，考慮到的道理是行路的本領與生俱來，將之改變為有益身心的活動，冠上個挑戰性的目標，叫人今後願意為它付



文華樓，八時之前人頭湧湧，只苦了辦事人員，被報到者和臨時補票的人擺弄得昏頭轉向，滿載參加者的車一輛輛駛過鬧市，駛向那遙遠的新界東區，相識的人互表心懷，打算為未來的挑戰施展功夫，組成小集團的還在作行前的最後佈置，加上那呆望車窗外昏暗的郊區，以及閉目養神的人，結合為表現各不相同的遠征軍，去迎接一場不尋常的大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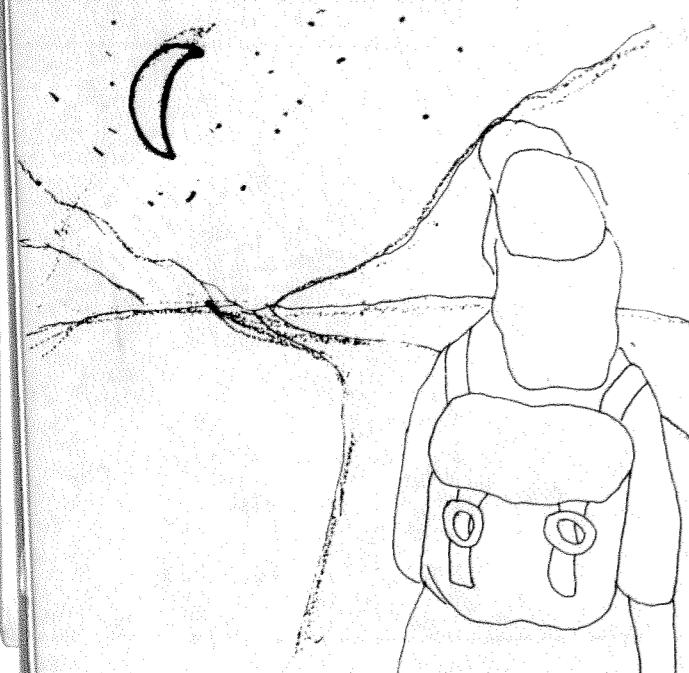
從另一方面看，健兒們與其說是去戰勝高山峻嶺，毋寧說是與自己的體能挑戰，向自己的弱點進攻，一個能畢其全程的人，一定首先贏得了對自己的戰爭，一定已經把惰性、懦弱、怕苦等等障礙物掃蕩得七零八落，從嚴酷的鍛鍊當中，發現自己竟然是個「超人」！

無論如何，對一個每步只能移動尺把遠的人，這變化多端的一百公里，是無限的長。屯門，平素往遊青山，吃海鮮和歡渡週末，多麼睡意濃者恐怕會懷疑自己在做着艱苦的惡夢，要穿過海灘，陷身樹木森森的狹谷，涉洞渡水，穿田過村，夜半寒風撲面，遇遭亂影綽綽，那裏去，其實在草木俱稀的山頭上埋頭猛進，其感覺就像沙漠中苦渴的行旅。

無論如何，對一個每步只能移動尺把遠的，都得在這兒轉車，蒼白的泛光燈，使廣場上一條伸縮不已的人龍來得更顯眼，穿梭來往的街車，一定叫不知底蘊的人驚異，今晚裏邊大網仔是一個轉運站，從九龍和從西貢來的，都得在這兒轉車，蒼白的泛光燈，使廣場上一條伸縮不已的人龍來得更顯眼，穿梭來往的人將主事者圍在核心，一排幾個穿著紅色擋風背心的壯漢之間站着一位嬌滴滴的小姐，她竟然也是這個超體力節目的司儀，當她清柔的聲音穿進轟轟然的人羣，擴散到廣場上的夜空，大剛好橫過西壩，先頭部隊已經向濤聲隱隱的東

出氣力，可謂目的已達，何況還帶上個破紀錄的「趣事」在內。

環湖路上，平坦舒曠，可以不必動用電筒，前後都是行人，安全的感覺極高，左右兩邊原本都是山，不久就單在右方起伏了。這是糧船灣洲，港九兩地強烈的燈光，直冲雲霄漢，將浮雲染得似明非明，散射之下，這遠離市區的郊野，也飄浮着一層矇矓的光影，人在浮光中游，在黑暗裏續，大約半個鐘頭，後方的人



陪伴着征人的月兒。「月！月光……」驚覺的人互相傳呼，是農曆十九之夜，月兒虧損小半邊，卻正好用得着「半遮面」這三個字。有婦娥結伴，夜走的趣味頓時大增。尤其是女孩子，她們大概對月亮特別愛好，互相奪路要跑，這又刺激了其他的大男人，路上劈劈拍拍一片跑聲，不走的人只好搖頭苦笑。

個把鐘頭，多數人已經衝過東壩，開始接觸山區。一串電筒亮起來，在由柏油路改為泥路上蜿蜒前進，遠望很為生動美觀，黝黑的湖水，至此也反照出點光茫，在網邊任務即將完成之時，抬頭向西方看，那是湖水最長部份，根本望不到盡頭，就算天上的星星吧！也和遠山、和夜霧、和湖面上的蒸氣渾成一體，分不清了，代之而來的是右方海闊天空，其實同樣看不出究竟。

路上沙浮石碎，必須用點精神，接着地勢上升，較陡的地方，劈出一些梯級，卻還是除不了險地的恐懼感。這應該是獨孤山的東麓吧！靠海一邊為標頭角咀，對到訪過的行友而言，他會想到山外大海茫茫，漁帆出沒，近處幾條山咀，幾座島山，在記憶中構成偏遠荒僻的一幕，沒有到過的人，只懂得隨着步聲光影往前流，簡直不知身在何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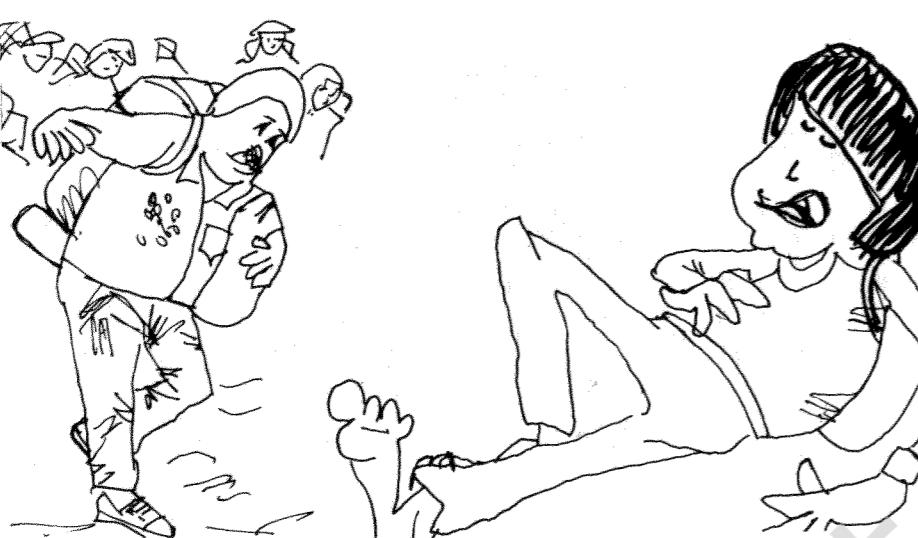
也許，征人們會偶然想起時份已近仲夜，要是他置身事外，這應為寬衣登床，做其香甜美夢的時候，此刻卻正當艱苦的開端，最多走了十分之一路程，不但終點遙無期，就算盼望天明吧，長夜漫漫，還得等它六七個鐘頭。

其實，山行的人很難有仔細考慮問題的機會，雜念來往，不過如浮雲之聚消，經不起驅人；禁不住為此奇景歡呼。

我聽見有人說：「這場面真像有幾千人啊！」幾百人的隊伍，經過電光的催化，看起來竟似數千，要是將來有上千人參加，那豈非變作萬人的浩蕩大軍了。



浪茄有人露營，潮拍聲聲，送我們攀登西灣山。這座山，高度略超一千呎，沒甚出奇，然而坡度甚陡，從南往北登，最峭的地方，路按「之」字形扭轉而上，一個已經急走一兩小時的人，如果不習慣於和山打交道，即使體魄健強，也絕對討不了便宜。一輪急攀，電光在山前尙勉強排成一行，愈上則愈形冷落，到了



北邊，早就斷續，沒有了隊形。健兒們東一個西兩個，坐在路邊喘氣插腿，有的乾脆躺下，盤算到底是就此賴在山上欣賞月色，抑或勉強隨隊往前，捱到天亮，後來聽說，單就這座西灣山，便已留下二百多個，幾乎全數之半。

環境更為荒涼了，人一少，荒涼的感覺加深，路隨山勢起伏奔向吹簡坳，在一個深谷之下，接往西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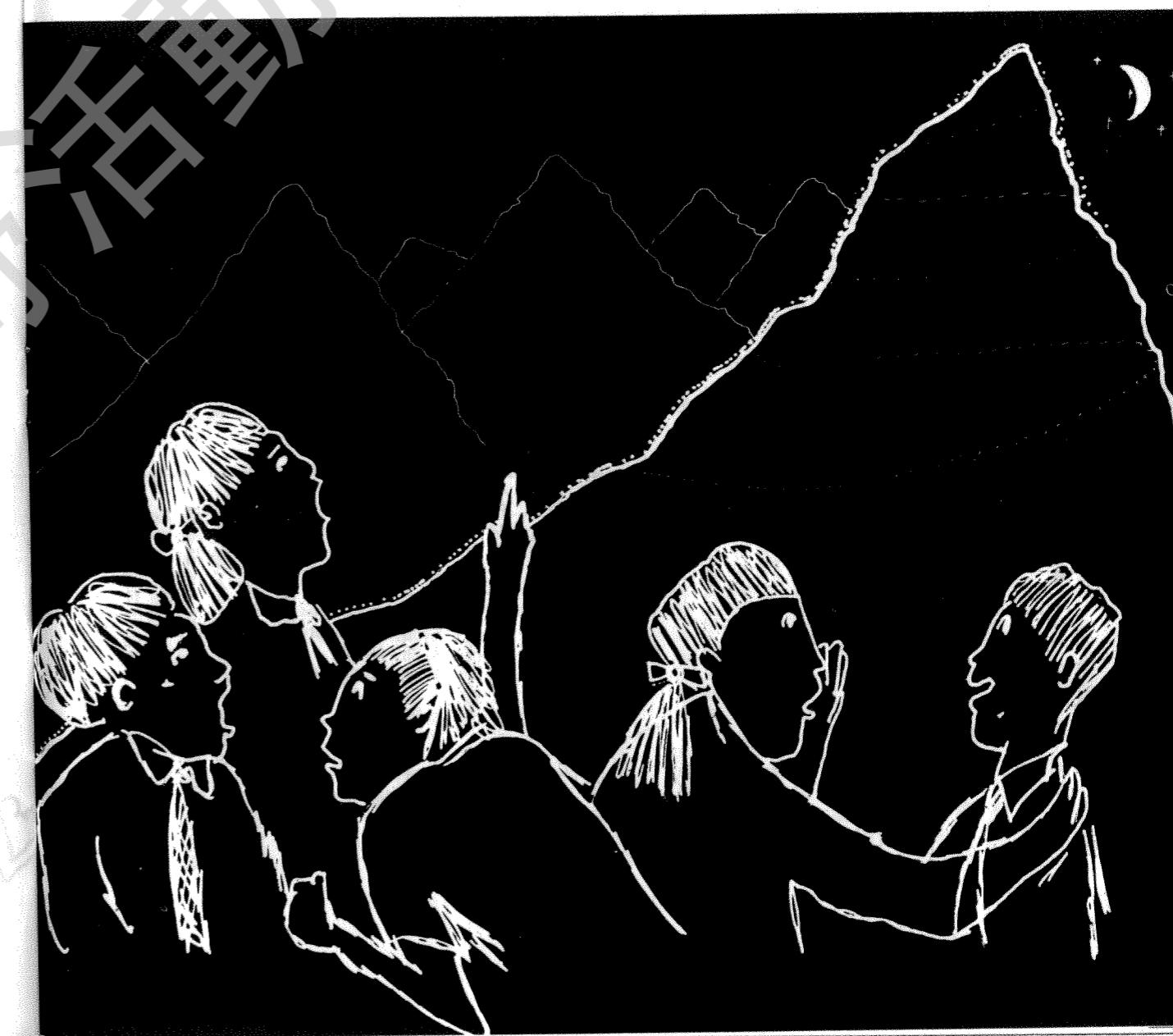
美麗的沙灘給這條濱海小村帶來不少金錢上的利益，同時卻廢了它的清靜安寧。路旁田中，廢紙飛舞，幸好月色尚能化醜為妍。舉目四望，高高的樹木，掩覆着一片屋子，似乎回答了昔日模樣。正是午夜時份，村人該都睡着了，卻有一家燈火通明，夜行人搶進去爭購汽水，擠了個水洩不通，老板慶幸發了一筆小財之餘，還有閒情和人爭吵，為一個計算不清的小數目大發脾氣。

這當兒的形勢是怎樣的呢？去勢如風的突擊小組，大概已奔抵設在北潭坳的檢查站，甚至開始攀登牛耳石山，但是後方遙遠的西灣山上，相信還有不少人在拖着疲腿下來，前後相距之遠，簡直不能以道里計。

西灣是個露營區，今晚露營者卻不多，不過，聽說隨隊而進的人馬中有十來個使了條「移花接木」之計，借隊方有車之便到這兒作露營，怪不得有人背特大背囊，有人手抓大錄音機，無形中向主題曲加進一個弦外之音。

隊伍迅即殺向西灣頭，像一條蛇游過蘆兜叢夾峙的灰沙小路，在過去的三小時，領隊流暢而均衡的步伐已經壓住了別人的鋒芒，開步之初，一百多個意氣風發的小伙子搶在領隊前面，淹沒了他背上的「犀利光」，現在犀利光儘管暗淡下去，卻也沒有多少個敢和這位一代宗師比個高下了，漫長的征途還在前邊呢！垮得最快的，總是那些沉不住氣的傢伙。

咸田村一派沉靜，月已升到很高，照着破





各遠足會行友：

蒙各位邀請，今晚能夠和真正愛護郊野的人在一起，確是樂事。

很久以前，當局即有計劃數設一條連接多個營地，橫跨新界的長徑。因西貢的郊野公園管理處的開辦，故此去年能完成數設工程。由於港督大力支持和鼓勵我們示對他的敬意，該徑乃以港督的名字命名。

這徑數月前始開放予大眾，但已引起各界人士的注意。麥理浩徑的指南小冊，已派發二萬份，行走該徑的人不少，遠足人士亦多數認識該徑。

這清楚證明有必要數設更多類似的路徑，我們負責郊野公園事務的人員當會考慮此事。

每一件成功的事物係難免有生枝節的地方，因為甚多人行走香港首條長程遠足徑，故此管理上出現若干問題，令我們不安。

有關方面原本的意思是藉麥理浩徑，向各界人士提供一個消磨數天假期的地方，好使他們暫離煩惱的都市。依照計劃，它是一條長程露營徑，遠足人士一方面可培養對郊野的認識，另一方面可試試本身的體力，毅力及行山越野和露營的技能。

但行走這裡的人士卻有不同的意向，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行走這裡的人不少，但他們只能用有限的時間行走這路徑。

這裡現主要被用作一條有路標的長徑道，而不時有人非正式地進行競賽，看的若干人士能以非常快的速度可以有多快。

這或許並無不是，而今晚得悉各位中看行畢全程的速度可以有多快。

徑道，而不時有人非正式地進行競賽，看的若干人士能以非常快的速度可以有多快。

在管理此徑方面，郊野公園管理局正擔心若干問題，像你們般有責任感的遠足人士所提供的協助，將極有助當局克服這些問題。

麥理浩徑橫貫一百公里長的崎嶇山野，實在不應視作等閒。到麥理浩徑遠足的人士，應穿上靴，帶備地圖、電筒、急救藥箱和糧水。我們見過一些年青人，出發時只穿上薄薄的鞋或涼鞋，又沒有帶地圖和糧水。要是他們聰明的選擇衣着，裝備妥當，又有把握曉得利用地圖和指南針自己找尋歸途，他們得到的樂趣，自然會更大。

對於這個問題，政府方面相當重視，也有廣作宣傳，但如你們一般有責任心的遠足組織所樹立的榜樣，所提出的忠告，似乎更能引起青少年響應，比海報和課室內的規勸更來得有效。因此，本人額請各位協助和指導開始對行山有興趣的青少年設法去裝備妥當。

火警和垃圾是管理本港郊野當局最棘手的問題。我們都知道火警問題多麼嚴重，也知道火能摧毀郊野的植物，自一九八〇年以來，郊野公園管理處賀以理先生致詞，由饒啟才先生譯

七九年十月一日以來，已有七百五十宗以上的火警發生，威脅着各郊野公園，而每一宗都是由於不小心而釀成。各位朋友，

倘若你們見到有人在郊野地方胡亂生火，請嚴加指責，並請指出郊野是我們的青少年消遣的最佳去處之一，若然不小心引起火警，破壞郊野的景色，這是十分之罔顧公義的。

垃圾問題也是相當嚴重，一九七八至七九年間，到訪各郊野公園的遊人共留下一千五百噸垃圾，今年的垃圾只有更多，約增加百分之三十。郊野公園的員工須花費不少時間去清理這麼多的垃圾，他們原本可利用這些時間去為遊人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在麥理浩徑收集遊人沿途拋棄的垃圾，特別費時，但又不能讓垃圾堆積起來的。要是得到一些經驗豐富而有責任感的遠足組織發起呼籲，粗心大意的遊人都會注意到這個問題，進而改變態度了。

或者各遠足組織可以考慮「認收」麥理浩徑其中一段，並且發起「垃圾收集行」，作為個人對保護郊野的一點貢獻。這是非常熱心公益的做法，對偏僻的地段而言，尤其重要，因郊野公園的員工不能經常到達這些地方。

破壞公物的行為在歐美等地方甚為普遍，已成為公害。而這種事情在本港的郊野公園內，一向是絕無僅有的，但是近有跡象顯示，這種行為已有增加。麥理浩徑

